



## 西方极右思潮剖析

7月22日下午，挪威发生了爆炸和枪击案；7月23日，美国连续发生三起重大枪击案。连续数起惨案，使得国外极右思潮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什么是极右思潮：极右思潮是与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以及暴力联系在一起的，其核心内容是种族优越论。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不难发现，当时的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纳粹主义的核心思想与这一思潮一脉相承。

主要观点：对外来移民采取排斥乃至仇视的态度；反对社会多元化，反对多元文化融合；要求加强民族主义，反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

各国现状：21世纪初，欧洲政治格局向右转，极右翼趁势崛起，不仅以排外、反欧盟等主张扩大了其社会影响，还通过选举在不少国家进入议会甚至政府内阁。奥地利亲纳粹的极右翼政党自由党进入内阁、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杀人总统大选第二轮等事件，都曾震动欧洲政坛。此外，在瑞典、挪威、比利时等国家也出现了极右翼政党。



思潮动态

## 挪威惨案：极右思潮怎样卷土重来

毋庸置疑，在危机背景下，欧洲极端右倾化日渐抬头的政治气候，是产生“挪威惨案”的土壤。对于欧洲来说，需要的一定不是布雷维克式的极右翼“革命”，但的确需要一场触及政治、经济、社会 and 文化的深刻变革

■ 崔洪建

一个名叫布雷维克的挪威青年以牺牲近百条生命的极端方式，将债务危机以来欧洲极右翼政治的汹涌暗潮演绎得淋漓尽致。即便像欧洲一些舆论出于本能做出的反应，认为发生在“和平主义”笼罩、人均GDP世界第一的这个祥和、富庶的北欧国家的悲剧，只是一名“疯子或偏执狂的个人偶发行为”，但毋庸置疑的是，危机背景下欧洲极端右倾化日渐抬头的政治气候，正是产生这种血淋淋的“个人偏执行为”的土壤。

在法西斯主义已为世人唾弃的今天，除极少数直承其衣钵的极端右翼组织在地下状态生存外，当前的欧洲极右翼组织大都以民粹和排外主义为政治主

张，其思想核心是种族优越论、白人至上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民族文化融合、社会平等、民主和欧洲一体化。极右翼政治在欧洲不仅是一种思潮，更在近年来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21世纪初，欧洲政治格局向右转，右翼政府大行其道，极右翼趁势崛起，不仅以排外、反欧盟等主张扩大了其社会影响，还通过选举在不少国家进入议会甚至政府内阁。

### 危机下的心理失衡：左右之外的选择

在债务危机的沉重打击下，欧洲政治保守力量正强烈反弹。极右势力上升

是欧洲社会在危机中对全球化的恐惧心理和不安全感上升的政治指标。危机导致恐外、排外的社会心理发酵并有了清晰的内容和指向。其一是对资本全球流动产生的破坏性充满警惕，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产生强烈质疑；其二是对外来移民“抢夺”工作机会、欧洲社会日趋多元化但各国政府普遍“软弱”的现状感到担忧。

民众将引发债务危机的账算在了盲目增加福利、推高债务的左翼政党头上，而局限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的左翼在危机面前拿不出像样的解决方案。一些国家的选民选择信奉自由主义的右翼政党执政，期待他们有所建树。但迫于当前形势，除了紧缩财政、削减福利



7月25日在挪威奥斯陆市中心一名市民手举遇难者照片参加悼念集会

外，右翼政党也拿不出更好的政策主张。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前景，反而还要承受勒紧裤带过日子的压力，民众继而对右翼也产生了失望情绪。

极右翼政党正是利用民众的不满和失望情绪，纷纷在选举中扩大了其政治地盘。在挪威、瑞典、荷兰、丹麦、比利时和芬兰等国极右翼势力上升，挪威冷血杀手就曾是极右翼的挪威进步党党员，该党在2009年议会选举中已成为挪威第二大党。

在就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欧洲社会反移民情绪高涨，原本被各国政府有意淡化的移民问题开始突出。反移民成为欧洲极右翼的主要和普遍政治诉求，也是使它赢得支持的“唯一议题”。尽管欧洲各国政府迫于压力已开始迎合极右翼的主张，不顾移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采取针对移民的种种强硬的限制

措施，但这并未满足极右翼的要求。同时，随着欧洲反移民情绪上升，移民融入欧洲主流社会更为困难，对主流社会的敌意甚至仇视也在增长，这对欧洲的内部社会和安全环境产生了直接影响。

### 对“穆斯林化”的恐惧与“文明冲突”

反穆斯林、反“穆斯林化”是挪威杀手制造惨案的主要动机，这恰恰是当前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最大政治主张。这缘于欧洲社会对穆斯林移民潜在的人口优势和“拒绝归化”的担忧和恐惧。

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欧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为追求“欧洲梦”的穆斯林提供了大规模移民的机会。以单一种族和宗教的挪威为例，上世纪六十年代前难觅穆斯林的踪影。但在挪

威发现石油矿藏之后，急需大量技术工人，大批来自土耳其、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工人被吸引到挪威。目前挪威的穆斯林人口在十万以上，占外来移民总人口的80%以上，而且数量仍在每年递增。

布雷维克承认实施了暴行但拒绝认罪，因为他的作案动机是希望给挪威社会（进而是全欧洲）带来“革命”。这绝非他个人的内心独白，只要欧洲当前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有别的组织或个人演出同样的悲剧。对于在全球化急速发展面前竞争力下降进而心态失衡的欧洲来说，需要的一定不是布雷维克式的极右翼“革命”，但的确需要一场触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深刻变革。人民编译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主任）

■（责编/杜凤娇 美编/叶锐）